

学林

◀ （上接 5 版）

皆在他所指挥的二十三集团军总部挂名当差，每个月皆有津贴，备受呵护。只是有一条规定，重威篮球队出征只准获胜，不许失败。如果被其他篮球队打败，则会立刻被解散。

与京剧和篮球类似，古玩书画更是他的最爱。在唐式遵的部队中，就有一些人专门负责为其收集和鉴定古董。根据《罗长铭年谱》的记载，1941 年，当时 37 岁的歙县西乡呈坎人罗长铭（1904—1971 年）就前往唐模，在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担任秘书，负责为唐式遵鉴定古籍、字画。另外，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还在屯溪后街买下一幢大厅屋，作为该集团军驻屯办事处，由一位川军少校负责，名义上是接待地方与集团军之间接洽公务的相关人员，事实上却成为唐式遵在徽州各地收集文物古玩的货栈。邵家大厅不仅建筑面积较大，而且布局颇为雅致。该宅座落于观音山脚下，日军飞机轰炸难以俯冲，后门又有当地商会会长开挖的防空洞。不仅居住舒适，而且安全保险，因而也就成了唐式遵从唐模前往屯溪小憩、赏玩文物的别墅。其时，唐式遵时常前往老街的古玩商店游逛。因其外貌温和且不吝挥霍，所以不少商人都乐意捧出珍玩供其选购。

在唐式遵驻扎唐模的那段时间，前清翰林许承尧已年近古稀，再加上他的阅历和眼力，在当时的古董鉴藏圈内极受旁人尊重。唐式遵对于这位才学高迈的斯文宗匠亦颇为敬重，举凡收到文玩古籍，必求许承尧评鉴、题识。

近年来，笔者因主持编纂《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》，获赠民间收藏家手中的一些稀见文献。其中，鲍义来先生提供的



1933 年《许承尧日记》、许氏家刊本《潜德录》和《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》等，极为珍贵。其中，《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》序称：

承尧好古书画而弗能鉴别，重威将军则嗜古而兼精鉴赏也，频年驻军吾里，经武之暇，偶有所得，辄以相示，并索题记，谆谆敦迫，不敢辞也，敬如其悖，略加疏引，积久遂多，间有咏赋，亦具急就，不足观览。将军不欲为予弢其拙，谓当印行，固尼不可得，真所谓惭也！三十一年七月许承尧。此一序文作于 1942 年，当时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，在徽州，除了偶尔遭受日机轰炸外，并未曾发生过什么重大的战事。因此，唐式遵在歙西的日子似乎过得相当惬意。其时，唐模一带的歙县西乡是徽州的文物之乡，明清时代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玩曾汇聚于此，积淀于民间。随着晚清、民国时期徽商的日趋没落，不少旧家收藏纷纷散佚出来，为古玩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商品来源。因此，有心收集者往往斩获颇丰。当时，许承尧也在徽州各处积极收集乡邦文献（特别是歙县的旧籍）。2017 年，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许承尧未刊稿整理研究》中，收录有《王立中寄许承尧函稿》，其中就提及黟县著名的书商王立中与许承尧之交往。从中可见，许承尧手中的不少新安秘籍，即来自王立中之搜罗。

王立中在《寄许际老》一信中指出：

敝县自卫队前奉唐司令准予撤回。惟据接防部队尚未到达，至今尚有一部分在汤口看守仓库。一月以来，敝处迭出盗匪巨案。二月五日夜间，竟在城根洗劫并刃伤失主。犹愿我公爱屋及乌，面商唐司令，将黟县防队刻日准其撤回，以维治安，曷胜祷切之至！此处的“唐司令”，应即第二十三集团军将领唐式遵。某年正月初三，王立中在另一封写给许承尧的信中又提及：

拟人日后先将第四次书运屯，以免先收一百六十五元之嫌。某公军书旁午，公亦厌此琐碎，以速结为宜，尊意如何？此处的“某公”，可能也是指唐式遵。当时，唐式遵附庸风雅，对于古玩图书极为上心，由此收集到不少上好的珍品。根据戴笃行所撰《唐式遵屯溪搜刮文物记》的记载，商人胡鲁芹曾在江西会馆上首（今“屯溪老街”牌楼处）开设古董店，1949 年之后他曾透露，自己代唐式遵鉴定过的徽州各县方志、宗谱多达一千余册。抗战胜利后，唐式遵满载荣归故里。离开屯溪时，仅瓷器、砖雕、木雕、古碑等就装了三十多车，另有几十个大木箱的古籍珍本、古玩字画，都是以军需品的名义，

在深夜里武装押运出境。唐氏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四川被击毙，他的诸多收藏亦遂不知下落。

从现存的《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》一书来看，有一些看上去像是稀世珍品，如“元黄公望山水立轴”：

大痴墨戏，为元因〔四〕家之首，亦即为元以后第一人。富春山水图，皆已化去，清故宫似存片楮，今不知流转何所。如得真龙，则海内奇宝也。子晋将军此纸，以重直购自吾乡鲍氏。鲍昔为盐商，力能致珍物，亦颇有明眼人为之鉴定，此纸虽破碎装补，而浑穆深重、荒寒野逸之气，盎然溢目，令人惊心动魄。意者其真龙乎？吾将为将军贺得宝矣。

壬午秋许承尧游黄山归题记。“壬午”即 1942 年，许承尧所说的“吾乡鲍氏”，即歙县棠樾鲍氏，该家族长期在扬州从事盐业，曾出过鲍志道、鲍漱芳那样的两淮盐务总商，家资多达三千余万，是乾嘉时代中国的首富。许承尧在题记之末曰：“意者其真龙乎？”似乎语焉不详，但却颇值得玩味。1946 年，上海出版的《海晶》杂志第 24 期上有一篇署名为“詹”的作者所撰《唐式遵二三事》，其中提及唐氏的古玩收藏：

徽屯一带骨董商，知唐总司令性嗜古玩，偶有所获，莫不趋于唐氏之庭，唐固多金亦不吝重价，数年来在徽所集书画，数量诚属可观。老名士许疑庵，居歙之唐模村，与总部相去甚近，唐氏以师礼事之，凡遇书画有疑，辄以疑翁一言为取舍之准。骨董商之黠者，辄奔走疑翁之门，求其口角春风，翁辄诺之，故唐氏所得古玩，亦不尽可恃。疑翁笑语人曰：唐总司令收藏丰富，略有贗鼎无损毫末；而小商人意外收获，则于社会经济颇有裨益。确是很透彻的见解！这篇文章是抗战结束后的追忆，所述颇为生动、风趣。由此可见，今人在阅读《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》时，似当时时牢记“唐总司令收藏丰富，略有贗鼎无损毫末”之疑庵笑语。

当然，这并不是说《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》一书中多非真品。其中提及的一些当地徽商旧物，现在可能皆属稀世珍宝，但在当年并没有非常大的名头，故绝大多数应属真迹无疑。此外，《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》还有数处提及敦煌文书。如“敦煌写经”条的题记长达四百余字，其中第一段述及敦煌文书之发现，以及许承尧购藏敦煌文书的过程。第二段则描述该写经的样貌及其内容：

此卷为唐人用硬黄纸书，书笔沈穆，古味盎然，首尾完全，颇不易得耳。救疾经为藏外佚经，不见全藏目录，单本孤传，尤可珍异，轴亦唐制，余坚守之亦二



唐模村内现存的唐式遵和许承尧之刻石



十年。今年仁寿唐子晋将军驻军吾里，将军转战皖南，歼除狂寇，功高望重，又复冲雅嗜古，与余谭艺至洽，荷有浙江画幅之贖，因持此卷奉献，以志一时因缘，且留他日纪念也。题记作于 1940 年，文中的“唐子晋将军”即唐式遵，此处提及这份敦煌写经在自己手中已历二十年，当时因唐式遵手头有“新安画派”大家渐江的画幅，许承尧遂将此经与之交换。

在《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》中，还有一处文字通过对三十九行千佛洞写经的考证，论述了中古以还书法的嬗变之迹。其中也提到：“晚得遇蜀中唐子晋将军，博雅好古，超异时流，私心景慕，略分论交，因搜残笥，一再奉献，并述鄙言，冀得就正云尔。”从中可见，许承尧收集到的一些敦煌文书，也曾奉送给唐式遵。上述的题跋，最早由鲍义来先生征引，后来，余欣教授转引上述资料，用以探讨许藏敦煌文书之流散。

近二十多年来，笔者长期在皖南从事村落人文地理考察，其间，时常偶遇许承尧的相关资料。例如，未刊稿《歙县修志私议》，就是清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 年）之后广为派发的一份资料。根据我的研究，这应是徽州知府刘汝骥任内酝酿开局修志的相关文献，反映了许承尧对于新编《歙县志》的个人设想。如所周知，清代修有顺治、康熙、乾隆和道光四部《歙县志》，其中最晚的道光志刊刻于道光七年（1827 年），及至光绪末年已过了八十年左右，因此，亟待编纂一部新的方志，从诸多侧面反映 19 世纪中叶以还（特别是太平天国之后）徽州的社会历史及其盛衰递嬗。不过，清末的此次修志并未如愿，直到近三十年后，新编《歙县志》的梦想方才得以实现。

作为民国《歙县志》的总纂，许承尧对于该部志乘之修纂，做了长期的精心准备。他驰骛翰墨，远引旁搜，先后撰著了《歙

故》《歙事闲谭》，还曾补纂《歙志补》等，这些，都为他后来总纂《歙县志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诚如他的好友、国画大师黄宾虹所言：“乡里兵燹之余，继以政治、学术改革，文献未易征集。我公锲而不舍，竟得鬼神呵护，发见遗著甚多，极大快事！”函中的“我公”，就是指声誉隆盛的许承尧。从现存的书目来看，许承尧收集到的乡邦文献极为广泛，其中尤以歙县史料占绝大多数。譬如，明末清初“新安画派”之代表性人物渐江的传世作品颇为少见，许承尧就曾多方寻觅而不可得。直到 1930 年，才得到好友馈赠的浙江松石小品。此后，又经黄宾虹介绍，从地产大亨、歙人程霖生手中购得渐江的《晓江风便图》长卷。此画是渐江晚年的代表作，作于清顺治十八年（1661 年），描绘了练江入新安江一带的实景，是作者送给西溪南吴羲赴扬州的赠别之作，后有石涛、吴羲、许楚等人的长跋。另外，许承尧还收藏有渐江所画的《高桐幽篴轴》等。上述这些，现在都收藏于安徽省博物院。

1943 年，许承尧年届古稀，作有《七十杂书八首》，其中一句自称：“且拥图书称富叟。”该诗收入其人手订的《疑庵诗》十四卷。从个中的逸情歌咏中，我们不难看出许承尧对于个人收藏的踌躇满志。比较而言，对于敦煌文书，许承尧主要还是从文物鉴藏的角度去欣赏，虽然在一些方面见识过人，但并未有过更为深入的研究。而他在乡居归隐后，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收集、整理和研究，殚精竭虑地网罗散佚，主要是为其编纂《歙县志》做准备。正是因为酷爱乡邦文献，故而对于硕德名儒、清才逸彦之片鳞只爪皆从不放过，特别是对渐江作品更是视若珍璧，因此，诚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样，他不仅以敦煌文书置换唐式遵手中的渐江画幅。

对于徽州文献的情有独钟，使得好古博雅的许承尧，成了徽州一张亮丽的名片，成为传统时代徽州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。

（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）